

齐鲁文物

山东博物馆
编

第1辑

科学出版社



NLIC2970861913

齊魯文物

(第1辑)

山东博物馆 编



NLIC2970861913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山东博物馆主编的具有齐鲁地域特色的文博专业学术文集, 研究内容涵盖博物馆、文物、考古、历史、美术、古生物等多学科领域, 共收录文章 29 篇, 其中“佛教艺术与考古” 19 篇, 为 2011 年“山东佛教艺术与考古”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 另外 10 篇涉及博物馆教育、文物研究、文物修复及古生物等领域, 既有发掘或调查的资料性报告, 又有研究性结论, 其中不乏新发现、新观点。

本书可供从事博物馆学、考古学、历史学、美术学研究者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齐鲁文物. 第 1 辑 / 山东博物馆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03-036058-8

I. ①齐… II. ①山… III. ①文物工作—山东省—文集②博物馆—工作—山东省—文集 IV. ①G269.27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7040 号

责任编辑: 李 茜 / 责任校对: 宋玲玲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美光制版

封面题字: 陈梗桥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 年 12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2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8 3/4 插页: 7

字数: 430 000

定价: 1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佛教艺术与考古

- “山东佛教艺术与考古学术研讨会”纪要 肖贵田 卫松涛 (1)
- 杨泓先生的一封来信 杨 泓 (3)
- 东汉时期佛教参与丧葬礼俗的图像证据 杨爱国 (6)
- 塔与城——管窥中国中古都城的立体形象 郑 岩 (21)
- 临朐“白龙寺”佛教遗存探析 李振光 倪克鲁 吴双成 姚秀华 (40)
- 浅谈临朐小时家庄佛教造像与寺庙建筑基址 宫德杰 (53)
- 青州市博物馆藏铜佛像及相关问题初探 王瑞霞 刘华国 (65)
- 细读一件北齐青州立佛像胸、肩部彩绘的图像 邱忠鸣 (72)
- 临朐北齐卢舍那佛法界像 衣同娟 (80)
- 博兴白陶佛教造像的类型 张淑敏 (87)
- 豫鲁地区背屏式造像研究——以豫北地区和青州地区的背屏式造像为例 王景荃 (94)
- 浅谈隋代长安佛教造像风格的多样性与融合性——以纪年石造像为中心 杨效俊 (109)
- 山东金乡四六银塔 张 勇 钱玉成 (126)
- 扶风法门寺地宫的年代及其研究意义 高继习 (131)
- 日僧圆仁所游历山东寺院考述 刘海宇 刘 东 (145)
- 《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考释及相关问题 龚巨平 祁海宁 (159)
- 北宋长干寺圣感塔地宫形制成因初探 祁海宁 龚巨平 (170)
- 两宋时期的定光佛舍利与定光佛信仰 杭 侃 (181)
- 兖州历史上的佛教 樊英民 樊孝聪 (189)
- 浅谈烟台市墓塔墓及相关问题 闫 勇 侯建业 许盟刚 李洪金 阎 虹 (211)

历史与文物

- 潍坊前埠下男性墓地的发现及其意义 王恩田 (215)
- 山东长清小屯商代遗址的几个问题 杨 波 (218)
- 洛庄汉墓 11 号陪葬坑残存木质车马构件小识 崔大庸 (224)
- 二王启示录 陈梗桥 (238)

清雍乾时期珐琅器及其朝政作用探析	范菲菲 (246)
------------------------	-----------

文 物 保 护

浅谈古代陶器的修复与保护技术	窦淑梅 (253)
展览陈列中的文物保护	郑 捷 (259)

博物馆教育与建设

山东博物馆新馆观众调查研究	席 丽 (273)
中小博物馆网站建设思路	庄海峰 (280)

古 生 物

山旺国家重点保护区建置史考略	
..... 钟 蓓 冯广平 张 生 包 琰 任昭杰 刘海明	(285)

图版目录

- 图版一 临朐小时家庄寺庙基址发掘现状
- 图版二 青州市博物馆藏铜佛像
- 图版三 青州北齐卢舍那佛衣胸部的佛国天界图像
- 图版四 临朐北齐卢舍那佛法界像局部
- 图版五 临朐北齐卢舍那佛法界像局部
- 图版六 金乡光善寺塔出土文物
- 图版七 金陵长干寺圣感塔地宫出土器物铭文
- 图版八 金陵长干寺圣感塔地宫的发掘
- 图版九 烟台夏家墓塔墓
- 图版一〇 烟台墓塔墓
- 图版一一 洛庄汉墓 1 号车木质构件
- 图版一二 洛庄汉墓 3 号车木质构件

“山东佛教艺术与考古学术研讨会” 纪要

2011年9月18~20日,“山东佛教艺术与考古”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博物馆召开,此次研讨会由山东博物馆和山东省博物馆学会主办。

山东作为早期佛教重要的传播地,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有独特的地位和重要的影响,近几十年来随着大批造像资料的出土,越来越引起世人关注。然而其基础性的调查报告和相关资料的研究均不尽如人意,综合性研究也不够深入。鉴于这种情况,2008年,在报经山东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山东博物馆与MIHO博物馆合作进行了“山东地区馆藏佛教造像调查与研究”项目。该项目旨在调查和研究山东地区馆藏佛教文物的基础信息,包括图像资料的采集、文物形制记录及分类研究等,期望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山东地区佛教造像资料体系。项目组经过实地调查工作,积累了部分基础资料,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2011年8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山东白陶佛教造像》一书,同时举办了此次“山东佛教艺术与考古”学术研讨会。

会议邀请了约40余位来自北京、河北、河南、陕西、江苏、甘肃等省市的专家及山东省内各地一线文物工作者参加。会议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山东佛教文物、考古、历史、美术;二是其他相关地区佛教文物与考古;三是中国佛教考古的理论与方法等。

研讨会开幕式由山东博物馆党组书记王斌主持,山东省文物局副局长由少平、山东博物馆馆长鲁文生等致欢迎辞,并介绍了山东佛教考古概况及山东博物馆佛教文物收藏情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杭侃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同修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郑岩等分别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泓先生发来贺信,信中强调了山东地区在佛教艺术和考古领域的重要地位,指出现阶段研究的不足,并提出自己的期望和对会议的支持。会议期间,部分代表公开了最新的考古发掘和调查资料,如:临朐小时家庄佛教建筑基址的发掘、高青胥家庙遗址佛教建筑的发掘、金乡光善寺佛塔文物的发现、平阴天池山唐代摩崖造像的调查、滕州玉皇顶宋代摩崖造像的调查以及南京长干寺遗址的考古成果等,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也有部分代表陈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针对若干热点和难点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如东西地区间佛教造像风格差异与交流、南京长干寺地宫研究、定光佛舍利信仰研究等。会议达到了良好的效果,不仅加强了山东与其他省市之间的学术交流,也让外地学者更加关注山东地区佛

教考古与艺术的研究。

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 36 篇，其中研究性 22 篇、报告性 14 篇，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28 位代表在会上进行了发言，因篇幅限制，本刊暂择其 19 篇发表。

（肖贵田 卫松涛）

杨泓先生的一封来信

山东博物馆：

自今年年初收到贵馆“山东佛教艺术与考古”学术研讨会的邀请函以后，我一直热切地期待着这次学术盛会的开幕，并为受到邀请而感到十分高兴，也初步准备将个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提出供山东文物部门领导参考，并与学术同行一起研讨，以期对山东今后古代佛教遗迹与遗物的发掘和研究，对这些考古发现和考古标本的艺术史与宗教史研究，乃至宗教对当时社会历史文化与生活习俗的关系的探究，做出个人微薄的贡献。但是由于近日身体方面的原因，我不能参加这次盛会，十分抱歉。谨此恭贺“山东佛教艺术与考古”学术研讨会胜利召开，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此次山东博物馆主办关于山东佛教遗物的学术研讨会，十分令人兴奋。因为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在今日山东境内的田野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的蒐集工作中，有关佛教的遗物收获丰富，特别是古代的佛教石造像出土数量之多、出土地点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更令人兴奋的是在一些古代佛寺遗存中，发现的埋藏数量较大的佛教石造像窖藏，为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青州龙兴寺窖藏佛造像、临朐明道寺塔基窖藏佛造像、诸城体育中心工地窖藏佛造像和博兴龙华寺遗址窖藏佛造像等。此外在青州、诸城、博兴、广饶、高青、无棣等地，还有许多较零散的发现。这些佛造像中以石像为主，雕造时间又集中于北朝晚期，即北魏迁都洛阳以后经东魏、北齐到隋，地当北朝时的青、齐二州，可概称为青州地区^[1]。放在全国范围来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现埋藏数量较大的佛教石造像的地区，除山东地区外，还有河北和四川，分别是南北朝时期的定州和益州。近年来在北朝晚期都城所在的洛阳、邺城和长安，也都有重要的佛教遗迹和造像的发现，洛阳的发现主要是北魏永宁寺遗址和大量泥塑造像；邺城（邺南城）发现以塔为中心的佛寺遗址，也已将历年的零散造像汇集起来；长安城范围内不断发现北周佛教石造像窖藏。因此将青州地区的佛教石造像与上述地区的造像相比较，可以看出青州造像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征，显示出其在当时佛教文化和社会文化的重要性。我的老师宿白先生曾在我们陪同下亲自考察了青州龙兴寺等遗迹和窖藏佛像标本，在《文物》杂志发表了青州三篇^[2]，将青州佛教遗迹和窖藏佛教石造像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但是综观目前对山东地区所获得的以北朝时期为主的佛教石造像的研讨，还停留在简单报告发现情况、重点介绍一些文物标本、进行一些个案研究、不断选一些标本

运到国内外展览的阶段。为此，我想向山东文物部门的领导和文物考古同行提出一些个人建议，以供参考。

首先，应抓紧完成有关考古发现的学术报告。学术研究如“金字塔”，对考古学来说，其牢固的基础就是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和经过认真的室内整理后完成的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这一点似乎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但是真正做起来却极不容易。目前山东境内有关古代石刻佛造像的考古发现中，仅有诸城出土的标本有杜在忠他们写的一篇中篇考古报告发表在《考古学报》上^[3]，其余的发现多只有或长或短的考古简报，它们只能提供极为概略的发掘情况以及介绍一些保存较完整的发掘标本。有的简报连出土标本的准确数量都提供不出来，如青州龙兴寺的发掘简报。1999年我陪宿白先生去青州时，宿先生一再嘱咐他们要抓紧报告的编写，他们也说已着手编写，但十几年过去了，只见将青州佛像不断送到国内外去展览，但学界祈盼的科学发掘报告一直杳无音信。记得国家文物局对发掘以后编写报告的时间要求已有明确规定，希望山东省文物局的领导予以关注。因为只有编成正式发掘报告，才有进一步深入开展研究的基础。

其次，应对自20世纪以来山东地区有关佛教遗迹和佛教造像的发现资料进行全面的梳理，有许多发现较零散，不是都有条件能编成正式报告，建议在全面梳理的基础上，将有关造像资料，由山东博物馆牵头，仿效此前编山东汉代画像石刻的办法，编成山东出土佛教石造像全集，这也为进一步探研山东地区的佛教造像奠定基础。

在整体梳理的基础上，山东博物馆是否可以汇集山东全境的主要佛教石造像标本，在馆内举办一届“山东出土佛教石造像展”，一方面展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文物事业在佛教文物方面的成就，另一方面也会极大地促进山东佛教文物的学术研究（编者按，自2011年至今，山东博物馆开设了“佛教造像艺术”展厅，展示佛教文物约90件，除本馆藏品种外，还汇集了济南、青州、惠民等地近些年来的出土文物）。虽然古代青州地区的佛教石造像具有共同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但是这一大区域内各地点的出土标本，还有其具体的地域特征，特别在细部处理方面，目前粗略看来，青州和临朐虽地处不远，但出土造像细部就有所不同，它们与诸城的出土标本细部差异更明显。将山东全境的典型标本汇集在一起，定会促进学术研究的进展，通过研讨也将为勾画今后继续研究的蓝图有所裨益。

第三，现已出土的佛教石造像标本，原均供养于当时的寺庙中。对这些标本的全面深入探研，要对有关古代寺庙遗迹进行必要的田野调查和发掘。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较薄弱，深望山东省文物局领导予以关注。原来青州龙兴寺遗址经过简单探查，还展出过平面图。但龙兴寺窖藏埋于北宋，现存地下的遗址是与窖藏同时期，还是更早的？恐怕没人能说清楚。过去也曾对长清灵岩寺进行过发掘，现揭露出的遗迹可供参观，但正式的科学发掘报告却未见踪影。因此，对早期寺庙的探查研究，应在有条件时特别予以关注。

这些建议都是考古研究的基础工作，我们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才能将山东地区佛教造像遗存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并有可能与宗教文化和社会文化的研究联系起来，进而将宗教史和社会历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以上是一些个人管见，仅供山东文物博物馆方面领导和学术同行参考。由于我已七十六岁，确已赶不上时代潮流，一些意见如有不当之处，尚希见谅。

杨 泓

2011年9月16日

注 释

- [1] 参看杨泓：《山东青州北朝石佛像综论》，《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科学出版社，2000年，315~327页；《关于南北朝时青州地区考古的思考》，《中国古兵与美术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255~267页。
- [2] 宿白先生的青州三篇是《青州城考略——青州城与龙兴寺之一》、《龙兴寺沿革——青州城与龙兴寺之二》和《青州龙兴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青州城与龙兴寺之三》，分别发表于《文物》1999年第8~10期。后改题《青州城考略》、《青州龙兴寺沿革》和《青州龙兴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收入《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文物出版社，2011年。
- [3] 杜在忠、韩岗：《山东诸城佛教石造像》，《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231~262页。

东汉时期佛教参与丧葬礼俗的图像证据

杨爱国

(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

在古代中国^[1]，坟墓艺术是何时出现的，已不可确考，但有一点很明确，它出现之后，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坟墓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在不断变化和丰富着。具体到汉代，由于墓室由周代的椁墓演变为室墓^[2]，随葬品由礼器转变为生活用品，因此坟墓艺术也发生很大变化，由“周制”发展为“汉制”^[3]。墓室壁画、画像石、画像砖迅速发展起来，至东汉晚期时达到高潮，专为墓葬服务的明器及其装饰也和前代的礼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地面石结构的阙、祠等建筑，神道两侧的碑和石象生更是前所未有的。在汉代坟墓艺术中，除了传统的民间信仰在继续发挥作用外，土生土长的道教^[4]和由印度传来的佛教也参与其中，大大丰富了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坟墓艺术的内容，同时也表明人们的丧葬观念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因此，对汉代坟墓艺术中的佛教图像进行专门研究，对于中国早期佛教史和汉代丧葬礼俗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汉代坟墓艺术中佛教图像遗存

20 世纪 80 年代初，俞伟超就发表专文对东汉时期的佛教图像进行了考释^[5]，虽然有人对他在文章中引用的个别资料有不同看法，但在东汉时期存在佛教图像则是无可争议，温玉成还根据早期佛教图像的特点提出“仙佛模式”的概念^[6]，何志国则通过对摇钱树佛像的研究，不同意“仙佛模式”说，而另提出“佛神模式”的概念^[7]。30 多年过去，汉代坟墓艺术中的佛教图像资料有了不少新发现，正是这些新发现，加上过去的旧材料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启发我们对其做进一步的思考。

1. 佛教图像遗存的分类

汉代坟墓艺术中的佛教图像资料可以分为直接遗存、相关遗存和疑似遗存三类。

(1) 直接遗存。一望而知为佛教遗存，如佛像，本文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将以这类直接遗存为主要证据。

(2) 相关遗存。可能与佛教相关,但却不能自明的遗存,如汉代画像石上的莲花图像,有的可能就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与佛教相关,我们把这类遗存归为相关遗存。

(3) 疑似遗存。比相关遗存更不好把握,对图像的解读歧义更大,既然是两可之间,而本文主旨又不是图像考释,为免枝蔓,我们把它们归入疑似遗存。

2. 直接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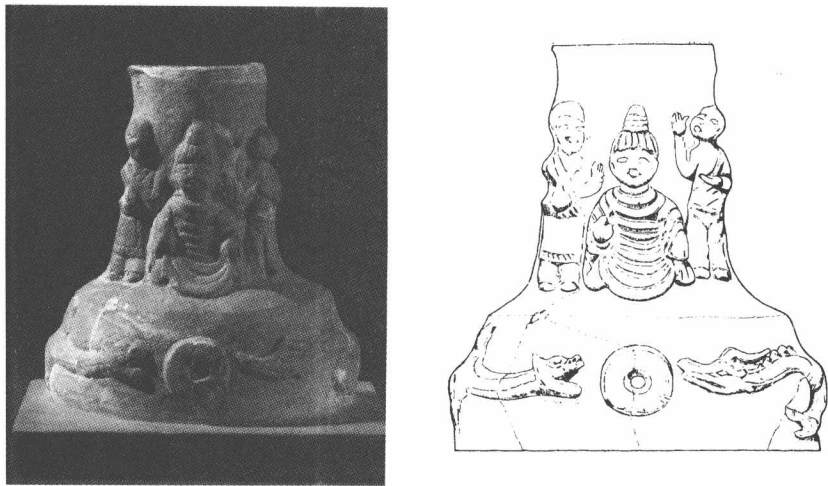
根据目前见到的资料,汉代坟墓艺术中佛教图像的直接遗存可以分为摇钱树上的佛像、画像石上和墓室壁画上的佛教图像三类,以前者为多见。

(1) 摇钱树上的佛像

“摇钱树”也被一些人简称为“钱树”,是我国西南地区以四川盆地为中心,流行于汉魏时期的一种特殊的随葬品,其时代性和地域性都较强。这种随葬品一般由树座和树干两部分组成,座有陶质和石质两种,树干和树枝,以及枝上的树叶等则均为铜质。由于形制似树,以往发现的这种随葬品枝干之上除铸有神话人物、祥禽瑞兽之外,还多铸有方孔圆钱,人们就把它称为“摇钱树”,迄今我们也没有见到古人对它的称呼,为了便于讨论,本文延用“摇钱树”这一称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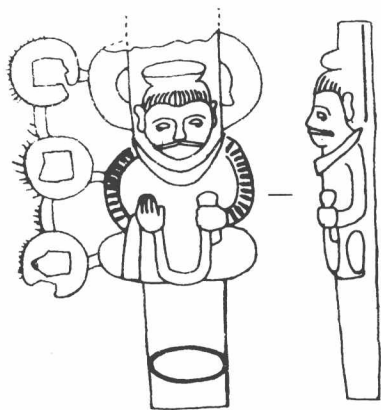
迄今为止,摇钱树佛像的发现,主要是通过考古发掘出土,同时也有少量流传海外的传世品^[8],由于传世品的真伪尚需辨识,真品的出土地点不易确定,本文只介绍部分考古发掘品。

① 四川彭山第166号崖墓摇钱树座佛像^[9]。1942年出土,现藏南京博物院。树座为泥质灰陶,高21厘米。座呈圆形,表面塑出模制的人像,中间一像结跏趺坐,高肉髻,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拳执衣裳之下摆,所着僧衣纹饰呈“U”字形下垂,具有明显的佛教特征(图一)。



图一 四川彭山166号崖墓摇钱树座上的佛像

② 四川忠县涂井崖墓摇钱树佛像^[10]。1981年5月出土,现藏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这个墓群共出土4株摇钱树,分别葬在3座崖墓中。其中,第14号墓出土2株形态不同的摇钱树,树干用数段相同的铜节缀合而成,每节上均有一尊佛像,共8尊,



图二 绵阳何家山1号崖墓摇钱树上的佛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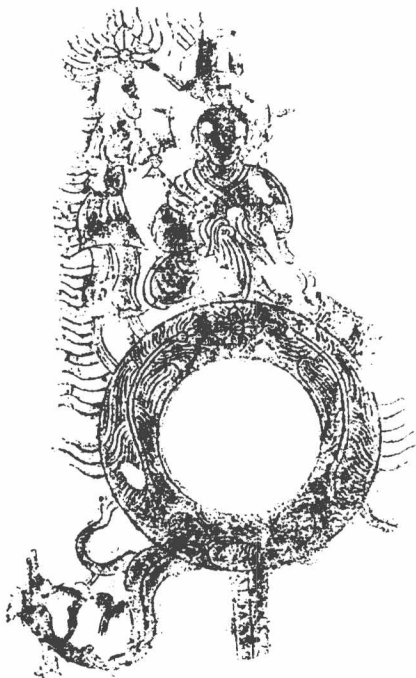
形象与彭山崖墓摇钱树座佛像相近。第15号墓出土的摇钱树置于中室后部,有陶座,树的主干由6节缀合而成,通高126厘米,每节上有1尊佛像,共5尊,形象与彭山崖墓摇钱树座佛像相近。

③ 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崖墓摇钱树佛像^[11]。1989年11月出土,现藏绵阳市博物馆。该摇钱树仅存枝干和树叶部分,其中枝干残长76厘米,其上分别铸出5尊形象一致的佛像,均高6.5厘米。佛皆结跏趺坐,头后有椭圆形的项光,顶有肉髻,双眼微合,两耳较大,上唇有髭,穿通肩袈裟,右手竖掌,掌心向外,施无畏印,左手握拳执衣下摆,衣角下垂呈“U”字形,绕于右手腕,再垂至足前(图二)。与彭山崖墓摇钱树座佛像极相似。

④ 四川资阳雁江区狮子山2号崖墓摇钱树佛像^[12]。2010年出土。狮子山2号崖墓共出土2件摇钱树,其中仅1件上有佛像(M2:49)。摇钱树插在菱形纹砖上,树干呈竹节状,其上纹饰由蹲熊和璎珞组成,树枝已残断、散落。顶层主枝为“一佛二弟子”图像和璎珞。主尊佛结跏趺坐,有椭圆环形头光,顶髻宽平,发际线呈连弧形,着交领长袍,两臂衣纹褶皱清晰,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执衣角。两侧各立一弟子。右侧弟子着交领袍服,面目及双手残;左侧弟子光头,高鼻深目,着交领袍服,下着袴,双手捧塔。弟子头上部有莲花(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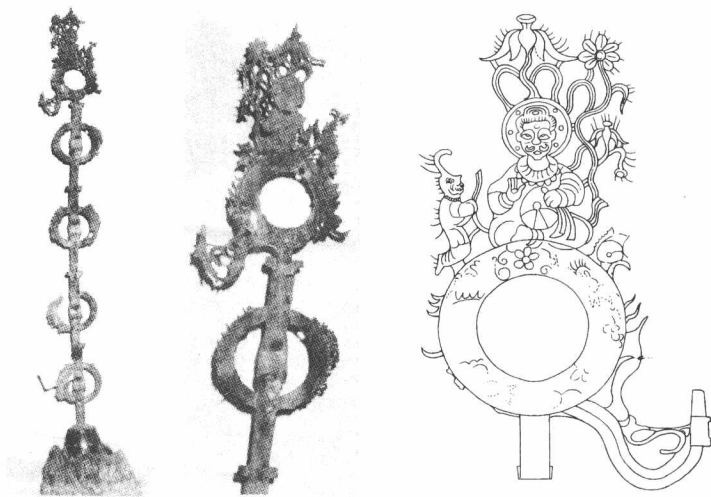
⑤ 贵州清镇第11号石室墓摇钱树佛像^[13]。1957年出土,现藏贵州省博物馆。出土时树干已断为数截,在其中两截树干上发现两尊佛像。佛皆结跏趺坐,头部有高肉髻,衣饰呈“U”字形下垂,双手均握衣角下摆。

⑥ 陕西城固砖室墓摇钱树佛像^[14]。出土时间不详,现藏陕西城固文物管理所。陶摇钱树座上饰“山”形图案。铜树干、枝和顶饰分别铸造后接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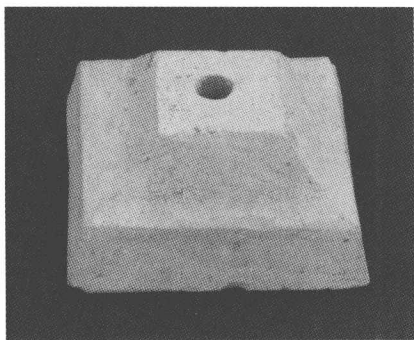
图三 资阳雁江区狮子山2号崖墓摇钱树上的佛像拓片

而成。佛像1尊位于顶饰之上，结跏趺坐，头部有圆形的头光，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端，额部施有白毫相，唇上有两道向上的胡髭，着通肩袈裟（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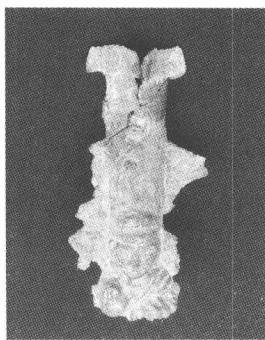


图四 城固砖室墓摇钱树上的佛像

⑦ 重庆丰都槽房沟9号墓摇钱树佛像^[15]。2001年出土，现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灰陶摇钱树座上刻有“延光四年（125年）五月十日作”铭文（图五），树干上铸坐佛^[16]（图六），形象与上述钱树的坐佛相近。



图五 丰都槽房沟9号墓摇钱树座



图六 丰都槽房沟9号墓摇钱树佛像

此外，还有四川绵阳2座崖墓出土2件摇钱树树干上的2尊、重庆开县红华崖墓出土摇钱树树干上的4尊、陕西汉中铺镇5号砖室墓出土摇钱树树干上的2尊等^[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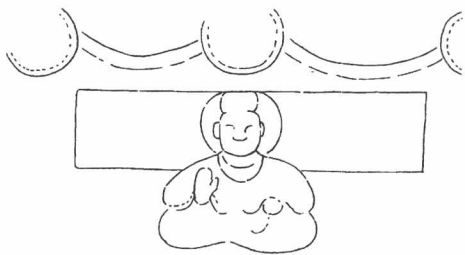
尽管槽房沟9号墓的发现，把佛像的年代提前到东汉中期，但毕竟是孤例，且墓葬被盗，破坏严重。因此，人们认为四川盆地为中心的摇钱树上的佛像主要流行于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是有道理的^[18]。

(2) 画像石上的佛教图像

我们已经见到的画像石的佛教图像共有 5 幅。四川的 3 尊佛像都在乐山, 皆位于大型前堂后室式崖墓中前堂内壁门上方正中位置, 分别是乐山麻浩 1 号崖墓 1 尊^[19] (图七)、乐山柿子湾 1 号崖墓 2 尊^[20] (图八)。佛像皆独坐于房檐之下, 头后有圆形头光, 右手施无畏印, 左手似握衣端, 与摇钱树上佛像极类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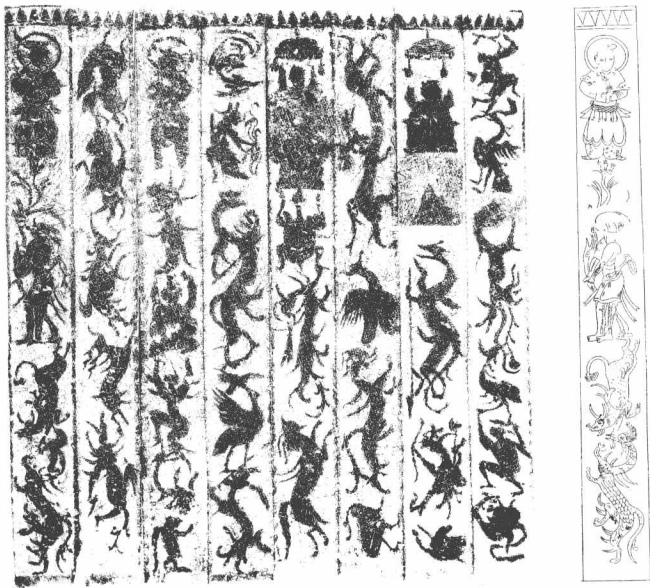


图七 乐山麻浩 1 号崖墓佛像



图八 乐山柿子湾崖墓佛像线图

山东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中室八角立柱南北两面顶端皆刻 1 童子像, 该童子与画像石上常见的童子像不同之处是, 头后有头光^[21] (图九), 因此被认为与佛教有关^[22]。温玉成更考南面图像为浮屠 (释迦), 北面图像为弥勒^[23]。尽管学界对该图存在不同看法, 我们认为, 从其形象看, 是佛像的可能更大。



图九 沂南北寨村墓中室八角立柱画像

(3) 墓室壁画上的仙人骑白象和供养舍利图

内蒙古和林格尔小板申东汉晚期护乌桓校尉壁画墓前室南壁顶部绘有“仙人骑白象”的图像^[24]（图一〇），俞伟超考其为佛教图像，但该图与“凤皇从九口”、“朱爵”在一起，有学者认为它是传统的祥瑞^[25]，而非佛教图像。

考虑到东汉时期的佛教多依附于传统的升仙思想和道教，故将“仙人骑白象”图列入汉代坟墓艺术中佛教图像的直接遗存^[26]。

小板申壁画墓中还有 1 幅狻猊图，图中的狻猊为置于盘中光芒四射的 4 个圆球，俞伟超考其为佛教图像。河南密县打虎亭 2 号壁画墓中室东段券顶西起第 2 幅藻井北侧条幅壁画^[27]（图一一）也被温玉成用类型学方法，指认为“供养舍利图”^[28]。



图一〇 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仙人骑白象图

3. 相关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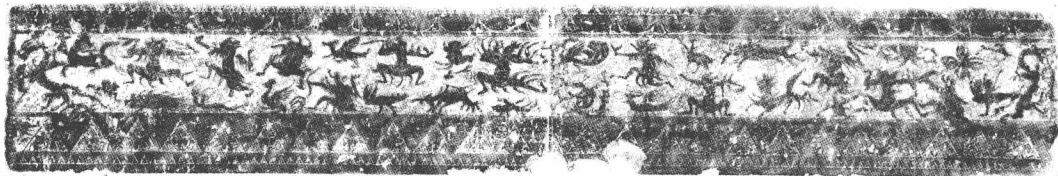
到目前为止，在汉代坟墓艺术中，与佛教相关的遗存，有莲花和焚香等图像。

山东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前室北门楣下边饰。门楣主体图像为形态各异的祥禽瑞兽，上、下有边饰栏，下边栏内饰莲花^[29]（图一二）。但我们不能把所有莲花都指认为与佛教相关，如该墓顶盖石上的莲花，就与佛教无关，而是中国传统的藻井装饰，即东汉王延寿在《鲁灵光殿赋》中所谓的“反植荷蕖”。



图一一 密县打虎亭 2 号墓藻井供养舍利图

如果说莲花图可能存在不同的含义，那么汉代坟墓艺术中为数不多的焚香图则与佛教的相关性要强得多^[30]。山东枣庄台儿庄区邳庄乡邳庄村出土的 1 块供案石上，左右盘中各刻 1 鱼，盘间的壶中插着 3 支香^[31]（图一三）。



图一二 沂南北寨村墓前室北壁门楣画像